

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学习材料之二十一

“四人帮”是阴谋 篡党夺权的复辟帮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四人帮”是阴谋
篡党夺权的复辟帮**

甘肃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兰州庆阳路230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6年11月第1版 197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0

书号：3096•556 定价：0.11元

毛主席语录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

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目 录

英雄的大寨斗得好

——追记大寨大队同资产阶级

野心家、阴谋家江青的斗争……………（1）

撼山易，撼大庆红旗难！

——大庆油田著名标兵、模范人物愤怒

声讨“四人帮”反大庆的滔天罪行……………（11）

粉碎江青的皇帝梦……………石 言（17）

江青的女皇梦与吕后的篡权术

……………洪信 通苑 郑斌（21）

女皇梦及其破灭……………卫 民（26）

中山狼的狂嚎和梦呓

、——批判张春桥的《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

……………尚 弓（28）

张春桥是蒋介石的吹鼓手……………卫 今（35）

“中山狼”的本性

……………解放军某部 王宗仁 马继红（40）

资 料：

关于刘邦临终前看出吕后篡权的历史资料……………（43）

英雄的大寨斗得好

——追记大寨大队同资产阶级
野心家、阴谋家江青的斗争

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果断，揪出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粉碎了他们妄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这一振奋人心的伟大胜利喜讯传来，英雄的大寨到处是欢庆胜利的锣鼓声和歌声，到处是声讨“四人帮”的怒吼声。“‘四人帮’是祸国殃民的害人帮！”“‘四人帮’一倒，全国形势大好！”

大寨，不愧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手树立的红旗。大寨人，不愧是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英雄。他们，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踏着惊涛骇浪走，冒着急风暴雨行，他们对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江青，敢于抵制，敢于斗争，给大寨鲜红的史册上又增添了光彩的一页。

识别走资派，坚决斗起来

一九七五年九月，正当大寨的干部和社员忙着迎接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在昔阳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时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江青提前在九月八日窜到大寨。她到大寨以后的一言一行，大寨人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大寨人认为，革命干部应该生活俭朴，艰苦奋斗，保持

劳动人民的本色。可是，江青到大寨来，随行服务人员好几十个，还带着四匹大马，连她喝的水、吃的东西，都从北京运来。她一个人独霸整个国际旅行社大寨支社的大院。屋子里还要洒香水，院子里要栽香花，周围不准有一点声音，真是比地主资本家还厉害。大寨贫下中农看到江青的这副面貌，嘴上不好明说，可心里实在气愤。

大寨人认为，革命干部应该和群众打成一片，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可是，江青到了大寨，到处吹嘘自己，摆出一副封建社会女皇的架势，丑态百出，令人作呕。她见了贫下中农，冷若冰霜。她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地，却大言不惭地当众嘲笑大寨的老贫农不如她会干农活。她不懂装懂，乱掰大寨的玉米，胡说大寨人不会科学种田，破坏大寨的庄稼。大寨人气得心里想：这哪有一点无产阶级的味道？

大寨人认为，革命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应该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对下级、对同志应该热情关怀体贴。可是，江青到了大寨，作威作福，称王称霸，一会说“我以娘的身份同你谈话”，一会叫喊“我要骂娘啦！”她蛮不讲理，象疯子一样，开口就骂人，从国务院骂到党中央，从中央这个部门骂到那个部门，骂了这个骂那个。她甚至公开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她的批判，反复地影射攻击敬爱的周总理，肆无忌惮地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大寨人在冷静地观察着，仔细地比较着。

他们回忆着来过大寨的许多中央负责同志。特别是敬爱的周总理三次到大寨，给大寨贫下中农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啊！

周总理来到了大寨，拉住老贫农的手问长问短，是那样

亲切；和贫下中农坐在一个炕头上拉家常，是那样知心；拿起群众的玉米窝窝头就吃，是那样香甜；健步登上虎头山，听干部和社员的介绍，是那样兴致勃勃；抓紧每一分钟做工作，是那样不知疲倦。周总理到了郭凤莲家，郭凤莲给她姥娘介绍说：“这就是周总理，他每天晚上都不休息……”“夸大，夸大！”周总理爽朗地一笑。那热情的笑声，给了大寨贫下中农多少鼓励，多少温暖啊！而眼前的这个江青为什么同周总理天差地别？

大寨人在冷静地观察着，深入地比较着。

大寨的许多老贫农，是从吃人的旧社会走过来的，他们见过旧社会的地主、官老爷，也听说过旧社会的皇宫的传说。为什么这个号称共产党员的江青，和旧社会的地主头子那么相似？

那些天，大寨的干部和社员正在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他们用毛主席的指示，分析、判断：“江青到底是个什么人？”他们觉得江青不是个无产阶级，而是个资产阶级，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大寨的干部和贫下中农，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从来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他们对修正主义，对资产阶级，对走资派，嫉恶如仇，切齿痛恨。他们坚持继续革命，一旦认清了谁是资产阶级，谁是走资派，谁是寄生虫、吸血鬼，那是决不妥协，决不迁就的。

于是，大寨人斗起来了。

江青下令：“给我住的院子里栽花，要全部栽满。”大寨的干部说：“我们大寨、昔阳每天大干苦干，有时忙得连饭也顾

不得吃，没有时间栽花。”江青没办法，只好另下命令，千里迢迢从外地向大寨运花。

江青对大寨的干部说：“你们这里空气新鲜，风景也好，我要常来常往，你们给我在虎头山上盖一处院子，盖一排窑洞。”大寨的干部说：“你要在这里盖房子，只要党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国务院下来命令，我们就动工兴建！”把江青噎得半句话也说不出。

江青以为，她这个“大人物”“驾临”只有八十几户人家的小山庄——大寨，一定会使人们受宠若惊，敢不倾村出动，夹道欢迎？可是，她没想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大寨人，不信邪，不怕鬼，不给江青抬轿子，对她冷冷清清，她来，没有热烈的欢迎。连大寨陪同她的人，除了生活上必须说的话以外，也很少和她说话。

认清白骨精，挥起千钧棒

野心家、阴谋家江青去年九月和今年九月两次窜到大寨，政治背景都不寻常。大寨人根本不相信江青这样一个生活资产阶级化了的、满脑袋装满封、资、修东西的人能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么，江青来大寨到底要干什么？大寨人随着疑问越来越多，就一层一层地从本质上去认识她。

她是来研究上层建筑领域革命问题吗？不象。她为什么一不过问大寨的十支宣传队伍，二不了解大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三不调查群众的政治思想状况，却带来一批人，鬼鬼祟祟，搞串连，开黑会，奸言诈语，大话唬人。这样的人不可能搞什么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大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她怎么能看在眼里，听得进去？

她是来研究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吗？也不象。她为什么一不问大寨的过去和现在，二不问大寨的阶级力量变化，三不问大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发展，四不问群众的生活情况？相反，言谈之中，暴露出她连大寨起码的历史都不知道。

她是来学大寨的吗？更不象。她到处吹嘘的是她自己，封自己是什么“中国左派的领袖”，叫别人向她学习，拜倒在她面前。她到基层来，毫无虚心向群众学习之意，只有哗众取宠之心，让她上虎头山去参观，她很不满，连说了那么多“上当”。她搞上那么些文艺界的人围着她转，让有的人肉麻地吹捧她，还让一个人在一次宴会上朗诵长诗，要“永远跟着江青战斗”。她和大寨哪有一点点共同语言？

她到底到大寨来是要干什么？

她为什么要那样叫人吹捧自己？

她为什么要那样放肆地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有一次，她在大寨供销社买东西，忽然鼓吹起母系社会来，胡说什么：“母系社会就是女人掌权。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女皇。”“也要女人掌权。”

原来如此！

大寨人慢慢地看清了，这个江青，不只是一个随心所欲、挥霍无度的资产阶级分子；也不只是一个目空一切，妄自尊大的狂人，她还是政治上胃口很大的野心家。

江青假惺惺地说：“我是来当小学生，是来学习来了。我要把大寨当作一个点。”那是故作姿态，别有用心。

她表面上慷慨地送什么文冠果、油莎豆，提倡这个那

个，全是为了沽名钓誉，捞政治资本，以便有朝一日好当女皇。

江青使出了吹、骗、拉这一切手段，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想利用大寨在全国的影响，要大寨人吹她，捧她，当她的工具，拥护她上台。

一切腐朽没落的阶级，都是不可能正确地估计人民的力量。江青万万没有想到，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大寨人，是顶天立地的主人；他们没有媚骨，有的是无产阶级的一副硬骨头。江青万万没有想到，大寨人不仅没有拜倒在她的权势之下，而且一下就认出了她是个甜言蜜语的妖魔鬼怪。大寨人是坚持毛主席的“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的模范，江青妄想利用大寨来当她的工具，为她所用，瞎了她的眼，最后不过是机关算尽，白费了一阵牛劲。大寨人一顶到底。当时弄得空气简直要爆炸一样的紧张。

寒重松愈茂，风急草更劲

“四人帮”的江青这么一个“大人物”到大寨，对大寨人骗不了，诱不成，第三招就是打，就是压。这条大毒蛇终于向英雄的大寨人扑来了。她和她的“四人帮”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妖风，有攻击大寨经验的，有造谣中伤大寨干部的，有否定去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他们甚至还派了人到昔阳、到一些地区煽风点火，制造混乱，妄图一下把全国正在蓬勃开展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给破坏掉。这时候，有人担心地告诉大寨的干部：“有人在批判大寨经验哩！”大寨干部笑笑说：“阶级敌人批我们批了二十多年了，怕什么？”由那些家伙叫喊去吧，大寨人照样走毛主席指引的路。

江青对大寨实行高压的第二手，是再次亲自出马到大寨，大砍大寨红旗。虎头山上，在这个大寨人同党内资产阶级多次较量过的地方，终于发生了一场大寨历史上最大的、最惊心动魄的面对面的斗争。

今年九月，江青再次窜到大寨，上一次来的那副笑脸一扫而空。她一上虎头山，就气势汹汹地问大寨人：“你们知道我这次干什么来的吗？我是同修正主义斗争来了！”

跑到大寨来和修正主义作斗争？这不是明明白白地下战书了嘛！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大寨人沉着冷静，拭目以待，决心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保卫大寨红旗而战。

上一次，这个阴谋家来，为了拉拢大寨人，到处送她的彩色照片。大寨人不陈列，不悬挂。这次来，她走进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风莲家，看见墙上只挂着毛主席、周总理的照片，没有她江青的。她马上火了，质问郭风莲：“我在这里照的照片呢？”郭风莲冷眼笑了笑，给了她一个冷钉子：

“你把自己的照片放得比毛主席的照片还大，这样陈列起来，恐怕不合适吧！”江青无言答对。

江青去年九月来，装模作样地“参加劳动”，挖了个防空壕。其实，大寨在大山沟里，在改天换地的斗争中早用块石砸了地下涵洞，根本没有必要挖那么个又浅又短又小的防空壕。江青搞这个东西，完全是为了照几张照片骗人。其实她自己也没挖几下。她想让大寨把她劳动过的地方当作“禁地”，大牌子一挂，让全国来参观的人都看见，给她扬名。但是，她没想到，她走了不久，大寨人为了在那里建猪场，就把她那个防空壕给平了。这次，她是为压服大寨而来的，

一看大寨人这样不买她的帐，更是火上加油，就抓住这件事大作文章。气势汹汹地向郭风莲攻来：

“你们为什么要在这里修猪场？是谁让你修的？这不是你的主张，你不敢出这个主张。”

“你们既然在这里建猪场，难道一个报告、一个信也不能给我写吗？”

“你们知道这有多大意义？你们怎么敢不报告就毁了（防空壕）！”

于是，天大的帽子向大寨人压来。左一个“你们受了修正主义影响”，右一个“你们听修正主义的，你们就是不听我的”，还有什么你们“思想上骄傲了”，“政治上落后了”，吓人的大帽子，一下就来了一大串，想把大寨打成修正主义的黑旗，还要追查所谓决定这件事的“后台”。

这个时候，江青得到的是当头一棒。郭风莲毫不客气地说：“我们大寨从来是听毛主席话的，是同修正主义针锋相对作斗争的。我们工作中有缺点、错误，提出来，我们虚心接受。你说我们是听修正主义的，我们绝对不接受。”

简短的几句话，打得这个野心家、阴谋家乱了手脚，只能吓唬一顿了事，说什么“这是政治问题”，“这是路线问题”，什么“你们要写检讨，郭风莲你要签字”。大寨人理也不理她，半个字也不写。

从两军对垒败下阵来的江青，不甘心，还是想把大寨压服。她又窜到科学试验田里去鸡蛋里面挑骨头。

大寨那块试验田，是试验小麦玉米间作的。当时小麦收了，茁壮的玉米秆上长着双穗玉米。江青好象找到发泄仇恨的机会了，疯子一样钻进玉米地里，劈哩拍啦地把一穗穗正

在灌浆的小穗掰下来。她一边掰，一边恶狠狠地说：“这就是你们的试验田？种成了什么样子？我要拿回去给贫下中农尝一尝，难道你们不是落后了？你们不是骄傲了？”骂着，骂着，她一边掰玉米，一边气势汹汹地把一株株葱绿的玉米秆拦腰折断。

大寨人肺都要气炸了。大寨人感到，江青不仅是在攻击大寨，而且是在攻击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

这时候，大寨科研组的高玉良挺身而出，对江青说：“这种作法不对！这种作法不对！这要减产哩！”

高玉良又说：“玉米穗上那个叶子起光合作用，是制造和输送营养的，你把它搞掉，玉米还怎么成熟？”

“啊！啊！我忘了这个道理……”原来，江青是个纸老虎，她又败了阵，慌慌张张地提上篮子就走了。

这个家伙，到那里都不忘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她说大寨没把她送的油莎豆种好，叫郭凤莲去看科教影片《油莎豆》，正好这部影片的解说词讲到“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推动下”这句话，江青马上借题发挥，对郭凤莲说：“哎！小郭，你应该在这个口号面前当英雄嘛！不应被他们拦住了你的道路。”郭凤莲脑子一震，“他们”是指谁？她想起在平防空壕的问题上，江青不是要追“后台”吗？她这样做，不是在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吗！郭凤莲想到这里，气得狠狠地瞪了江青一眼，心里真想骂她一顿，你搞鬼搞到大寨党支部里来了，瞎了你的眼。

大寨人最热爱毛主席。大寨人听到毛主席病危，眼泪不住地往下滚。但是，这个江青，听到催她回北京的电话，她

表现出若无其事，回程的车都给她准备好了，她还是照样打她的扑克，经一催再催，她才动身。看，就是这个江青，她自称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在此时此刻，却表现出对毛主席没有一点无产阶级的感情。大寨人那时还不知道，江青就是迫害毛主席的元凶！

江青一走，大寨党支部的同志深感这场斗争没完，大的斗争就要来临。这个野心家、阴谋家和她的“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一旦得逞，能饶得了大寨吗？还不一口要把大寨吞掉吗？但是，大寨人既然敢斗，就准备在曲折的斗争中付出代价，直至流血牺牲。大寨人一贯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他们坚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胜，江青这帮家伙坏事做尽，人心丧尽，他们迟早要垮台。

一声霹雳，特大喜讯从北京传来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担任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四人帮”被揪出来了。亲身进行过战斗的大寨人，看到这一伟大的胜利，心里高兴极了，人人欢呼，个个喜悦，他们的心一下和华主席的心连在了一起，向着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祝贺，向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表决心。决心紧跟华主席，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秣马厉兵投入新的战斗。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载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甘肃日报》）

撼山易，撼大庆红旗难！

——大庆油田著名标兵、模范人物愤怒
声讨“四人帮”反大庆的滔天罪行

在欢庆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大喜日子里，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鼓舞下，大庆工人阶级怀着对“四人帮”的深仇大恨，以惊雷排空之势，掀起了大揭发、大声讨、大批判“四人帮”滔天罪行的怒潮。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大庆油田的著名标兵和模范冲锋陷阵，口诛笔伐，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红旗砍不倒

大庆，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一面红旗，他老人家生前对大庆的发展作过一系列重要指示；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生前曾三次亲临大庆视察，高度赞扬大庆是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大学解放军、具体运用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的典范，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好样板。全国人民深深关怀大庆，热爱大庆，都为大庆工人阶级的英雄业绩而感到无比自豪。但是，“四人帮”却把大庆看成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一斧头把大庆红旗砍倒，恨不得一笔把大庆红旗的光辉全部抹掉。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

装起来的英雄的大庆工人阶级，早就看穿了“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并且针锋相对地同这帮祸国殃民的家伙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勇敢地保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了大庆红旗。

原一二〇二队队长、著名的“钢铁钻工”吴全清和采油一部党委书记张允中，在痛击“四人帮”的会上愤怒地说：这些年来，我们大庆工人、干部和家属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深深地体会到，一切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切篡改毛主席指示，搞阴谋诡计，搞分裂的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为了反对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要千方百计对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庆红旗下毒手。刘少奇是这样干的，林彪是这样干的，王张江姚“四人帮”也是这样干的。这帮家伙出于反革命的罪恶目的，采取卑劣的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极力篡改、歪曲和封锁大庆的基本经验。大庆明明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典型，他们却把它说成是“生产典型”；大庆工人阶级明明是一支反修防修的无产阶级铁军，他们却说大庆工人“论干劲没说的，论觉悟不咋的”；就原油产量来说，今年一个大庆已等于一九六五年的六个大庆，这明明是大庆工人阶级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的结果，他们却硬把这说成是“唯生产力论”。他们一会儿鼓吹工业学这个，一会儿又鼓吹工业学那个，就是从来不提倡“工业学大庆”，甚至连“工业学大庆”的先进单位也要以种种罪名打下去，否定掉。

吴全清和张允中说：我们大庆是靠毛泽东思想起家的，用我们大庆工人自己的话说，就是靠“两论”起家的。王张

江姚“四人帮”疯狂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同林彪、陈伯达一样，耍尽鬼花招，诬蔑大庆“‘两论’起家是真的”，“会战初期发‘两论’是假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江青更是气势汹汹，说什么要追查电影《创业》中“送两论”的情节和“背景”。霎时间，什么“‘两论’只管改造客观世界不管改造主观世界”呀，什么“‘两论’只解决向自然界作斗争的问题”呀，什么“恢复‘两论’起家基本功就是复辟倒退”呀，诸如此类的奇谈怪论纷纷出笼。这些家伙如此张牙舞爪，猖狂已极，他们反对的仅仅是大庆吗？不！他们的罪恶矛头是指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是毛主席亲自树立起大庆这面红旗，并且向全国发出“工业学大庆”的伟大号召；是敬爱的周总理指示我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实践论》、《矛盾论》，按照毛泽东思想办好社会主义企业。这一切，“四人帮”是完全清楚的。他们之所以要大兴问罪之师，追查什么送“两论”的“是哪个中央”，矛头所向是很清楚的。他们就是要反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妄图打倒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以达到他们篡权复辟的罪恶目的。这是他们的痴心妄想。他们的罪恶阴谋是永远不会得逞的。

铁人骂不倒

大庆“铁人”王进喜生前战友、石油战线著名老标兵马德仁愤怒地揭发说：“四人帮”丧心病狂地陷害“铁人”王进喜，肆意诬蔑大庆工人，这些家伙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死对头。早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张春桥这个老投降派，就在一次讲话中施展他三十年代蹲在“三月的租界”里向革